

一把梭子

□阜南县第11小学 张家宝

上世纪80年代有首励志歌《金梭和银梭》“太阳太阳，像一把金梭，月亮月亮，像一把银梭，交给你也交给我，看谁织出最美的生活。”对于织布用的梭子，我并不陌生，我家就有一把，两头尖尖的，像一只尖尖的船。梭子中间空心，可以放纬线，在织布机上回来穿梭，织出漂亮的花布。

那台织布机的女主人，是我的奶奶（或者是奶奶的婆婆）。她是织布的一把好手，她教会了儿媳、女儿纺线和织布。奶奶身材高大，身板硬朗，头上缩着发髻，用发髻网罩着，用簪子插着。裹着小脚，用绑带绑着裤脚，穿着一身干净的衣裳。爷爷是老党员，奶奶也不甘落后。割麦子、除草，她总是抢在别人的前面。操持家务，挑水磨面，洗衣做饭，有条不紊。她一生养育了七个儿女，那台织布机放在奶奶的堂屋里。奶奶织布时，织布机是平放着，占去了堂屋的整个空间，人来人往，显得十分拥挤。奶奶不织布时，织布机是竖起来的，堂屋一下子亮堂多了。

日月如梭，时光流转。每年的农历七月七一到，奶奶已经拾棉花了，奶奶说：“七月七拾半斤”，雪白的棉花由半斤越攒越多，被奶奶放到院子的太阳底下晾晒。当太阳落山时，我帮着奶奶收起晾晒的棉花，抓在手里暖暖的软软的。奶奶见我勤快，说：“年轻福不是福，老来蚂蚁蜇屁股，勤快好。”

晒好的棉花被爷爷送到街上的弹棉花铺子里，经过弹花匠一弹，棉花絮更轻更软了。弹出来的棉花籽可以榨油，棉花壳子可以当作上好的肥料。棉花絮被奶奶搓成了棉花条，这时，大娘、俺娘、大姑也可以帮忙搓棉花条了。只见她们，用一根高粱秸秆，拽下一块棉絮，在案板上回来一搓，一个空心的棉花条就搓成了。棉花条搓多了，堆成了一座银山。秋冬季节，奶奶开始用纺车纺棉花了。只见她右手摇动纺车，左手拿着棉花条，由前向后抽拉，再由后向前一抖，又细又长均匀的棉线被送到了纺车的棉花锭子线锤上了。棉线纺完了，漫长的冬天也算过去了。冬去春来，桃花开了，燕子飞来了。奶奶开始浆线了。她用面粉和水打成浆糊，倒入盆中，再加水搅匀，把纺好的棉线放入盆中，反复揉搓，把浆糊揉到线中，使线浆得均匀。浆好后的棉线用力拧干、抖开，挂在院子中晾晒。而浆线中揉搓出来的面筋，是一家老少难得的美味了。如今，想吃面筋就可以到超市随时买来吃，但是，总是吃不出当年的味道了。

最热闹的场面，要算奶奶经线了。选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一家老少齐上阵。打扫院子，钉上木桩子，抱来线筒子。只见奶奶从容不迫地拉住所有线筒子的线头，线筒子顿时被转动起来，发出“哗哗哗”的齐鸣。奶奶就是乐队里的指挥家，她走得快，线筒子就响得急，声音就大；她走得慢，线筒子就响得慢，声音就低；要收线了，响声戛然而止。最后，经柱子将线提起，将经线缠绕织布机的机头上。我们忙着收拾线筒子、木桩子，留着来年再用。

热闹过后是宁静。经线考验奶奶的耐心与细心，穿扣、穿缙线是考验奶奶的耐心与细心。穿扣、穿缙线，要求上层线穿入前排缙，下层线穿入后排缙，每一根经线对应每一根缙。缙，就像一个放大的以前的篦头的篦子，又稠又密。经线半天完成了，穿缙则要好多天，才能完成。后来，奶奶年纪大了，视力下降了，穿缙的细活，就由我母亲来完成。

当奶奶屋里的织布机平放时，奶奶已经坐在织布机上开始织布了。奶奶手里拿着一把梭子，两头尖尖的，像一只尖尖的船。梭子中间空心，里面放梭心，梭心是提前缠绕的纬线。奶奶拿起梭子，用嘴对着梭子中心小孔，用力一吸，纬线的线头就引出来了。“手拿莲花落，脚踏莲花台”，手脚配合，双手轮流操作，右手投梭，穿过经线，左手接住，右手拉动扣板，拍打一次纬线，使纬线紧凑，布匹结实。奶奶织布娴熟，双手投梭，左右来回飞穿，拉动扣板，前后推拉，织布声悦耳动听。一顿饭的功夫，可以看见奶奶双膝前织出很多的布匹，奶奶把织出的布匹卷起来，再接着织。奶奶累了，大娘、母亲轮流上织布机织布，但是，她们织布的时间不多，织布的声音没有那样的好听了。

随着改革开放的大力推进，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市场上大量优质布匹的涌现。我家的织布机、纺车也逐渐安静了下来。2006年秋，生于1924年的奶奶李凤英，与世长辞了。全家人万分悲痛。我的女儿，已经上小学四年级了，她在作文中写出了她对曾祖母的爱，以及对这位老人的离世表达了无限的悲伤。织布机也因为放在屋内太占地方，被放在屋外，风吹雨淋日晒，织布机终于淡出了我们的视线。

因为同事的母亲怀念织布机的日子，想收藏。我问母亲家中是否还有纺车，母亲说早就没有了。只因为，我对织布机独有所爱，在早年，我把奶奶使用的梭子放到了抽屉中，所以在老家搬家时，还可以找回当年奶奶织布时的记忆。

一把小小的梭子，见证了我家织布的过程；一把小小的梭子，演绎了勤劳持家的历程。

雨季·栀子花·小妹

□宿松县长铺镇中心小学 黎泽斌

后院的栀子花开了！

洁白如玉的花朵，沁人心脾的芳香，引得蝴蝶翩翩舞、蜜蜂嗡嗡唱。

母亲摘了一朵插在发际，念叨着：小妹怎还不回来？她要是看见了，肯定会高兴得跳起来，小妹怎还不回家……说着，她的眼里便有泪光在闪动。

满屋都是栀子花的香味，仿佛五年前的那个雨季。

五年前，后院还是一片荒凉。

那个雨季的一天，小妹蹦蹦跳跳地从学校里回来，手里捧着一大把带着雨水的栀子花，那是班上的同学送给她的。立时，屋子里充满了栀子花的香味儿。她兴冲冲地问我：大哥，你说咱家后院能种栀子花吗？我躲避着小妹的目光，无声地摇摇头。天真的小妹啊，你哪里知道，后院贫瘠的土地一如我们贫穷的家！

就在那个雨季，我考取了安徽省太湖师范学校，二弟上了初中，小弟也进了小学，在那个物质匮乏、重男轻女的年代，我们兄妹四人的学费让父母实在无力承担，小妹被迫辍学了。我清楚地记得，当听到失学的消息时，小妹撕心裂肺的哭喊。要知道，那时小妹才读四年级，可是连年得奖状啊。

那年，她才十三岁。

在师范里，小妹寄给我的第一封信便是说，她在后院种了许多花，其中就有一株栀子花。当时，我的泪便下来了，心里满是愧疚，为了我们，小妹受苦了。泪眼朦胧中，似乎又听见了小妹失学时的哭声，似乎看见大雨中，小妹正用她瘦弱的小手栽种那些花。

没过多久，小妹便随着打工的人群南下了。后院的那株花也无人过问了。

小妹一直在外打工赚钱供我们上学，只在每年春节时回来一趟。每次回来，她都要去后院看看，看看她种的花。而每次，那株栀子花都因天气寒冷而落叶了，只剩瘦弱的枝丫在寒风中战栗，正如我瘦小单薄的小妹。

到我毕业时，小妹已在外打了三年工，那株花也一直没有开。那花，已经没有生气了，我的心头不禁有些发酸。就在我毕业前的那个春节，小妹细心地给花松土、浇水、施肥，还叮嘱我：大哥，你快要毕业了，帮我多照顾它，它一定会开花的！说这话时，小妹深情地望着花，似对我说，又似对花说。

后来，我被分配到离家很远的一所小学教书，平时很少回家，更谈不上照顾花了。时常心想那花快枯死了吧？

又是一个雨季，我正在学校给孩子们上课，母亲打来电话说那株花开了！推放学，我便冒雨骑车飞快地赶回家，一路上，任那冰凉的雨水冲刷着滚烫的泪水。

果然，栀子花开了！

肥厚、墨绿色的叶子，粗壮、刚劲的虬枝，洁白、玉石般半透明的花朵，在大雨中傲然挺立着，万头攒动，显示出盎然

的生机。

小妹啊，梔子花开了！我狂喊着，连忙拿起笔，含着泪水，给小妹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告诉她：梔子真的开花了！

走丢的路

□亳州市谯城区夏侯小学 杨 秋

“扑嗒、扑嗒”，是那个叫“老实人”的大黄牛拉着拖车下地了。蹄子一落一提，带起一股如粉的细土。拖车则像条鱼，把细土钻出两条印，跟在“老实人”屁股后边往前游。

一轻一重，是红孩子拽着母亲的衣襟上城了。大人脚步安稳，孩子脚步轻快。母亲的臂弯里挎着竹篮，装满大青棒子和春红芋，有点沉。红孩子的姥姥姥爷、三个舅舅还有一个姨妈都住在城里，他们的生活都比红孩子家好，拿这些土产品他们稀罕。再说买别的礼物，母亲也没有钱。

姥姥家是红孩子做梦都想去的地方，姥姥家贴在墙上会说话的广播、路灯下小孩子做的游戏、对门张姥家神秘的大院子，都让红孩子着迷。一想到这些，她忍不住跳着往前跑。

不用睁眼，路也能分辨出是谁。它是一条老路，快100岁了。比庄里的老杨西、桑老太、刘老八年纪都大。

这条路从庄东头出发，向东到大桥北头，向南过了桥，穿过小高庄和韩营子，再往东走二里，就进城了。那些上城的人，有的拉着架子车，有的骑着洋车子，更多是步行。王花园的、小鱼庄的、鸭庄的、马庄的，甚至更远的，都从它身上过。和别的路相比，老路觉得很荣耀。

年关近了，桥北头食品站热闹了起来。有用架子车拉的，有赶着来的，有牵着来的，那些黑猪、白猪、花猪，都被送进了鬼门关。屁股上打了“甲”“乙”等字，分别关进圈里，等着闷头棍和漆猪刀。

一路上，猪吓得一抔接一抔拉屎。主人生气地骂：多吃一点，都给我屙出来，少了斤两。猪委屈得哼哼，那些留在老路上的猪粪，一会就被粪箕子，抬走了。路闭着眼儿听，听猪说话，听人骂猪，不时接一句他们听不懂的话，感觉真有意思。

平素，要冷清得多。称盐打油的，多半天才过一个。坐西面东的合作社，“曲尺形”水泥柜台里，一个个鸽子窝似的方格货架上，放着叠得很整齐的红花、绿花的比尼布。靠南墙角是一口大缸，装着半缸粗盐，缸外总湿湿的，汪着一层水。临近南墙有一扇小木门，半开着，营业员穿着蓝布大褂推开小门，进去；关上小门，出来。很眼热人。通过山墙的门，可以看到后边大大的院子，垛着一袋一袋的化肥或者磷肥。小木门北边是一大煤油桶，桶盖子上有一处圆形的孔，油漏子插在那。有人进来打油，营业员就把漏子往瓶嘴子一插，用提子灌。那一片柜台都油渍渍的，煤油味很浓。

也有特殊的时候，每当运来了一大卡车化肥或者磷肥，队长一声吆喝：都来卸化肥了——东杨庄的男的女的，拿着围裙，或顶着化肥袋子，就跑来了。

两三个人在车上递，其余的排成一溜站车下等。人人头上都顶着个围裙或者化肥袋子（把化肥袋子对角弄成三角形的），一提一放，车下的人弯着腰快步往后院走，他们肩上扛着重物是不能小步走的，出来后排在队尾等着下一轮。若扛化肥的人少，一车每人能分一块多钱，更多的时候只能分几毛钱。卸完了一车，就坐在合作社门口，吸烟，说话，也有几个人骂大会，打着玩。他们在等，看还有没有拉化肥的车再来。往往等到很晚，见不会有了，就用围裙拍打着头脸，回去了。

这条路，重叠着无数人的脚印、牛马的蹄印、架子车和洋车子的轮胎印，一年一年，又光滑又瓷实，发着很白的光。

后来，老桥毁了，合作社拆了，食品站也没有了，人车马都不再从老路上过。老路就真老了。路下沉睡多年的草，根蛰伏着，长久听不到声音，慢慢探出头，生出一两片叶，迎风伸伸腰，不见有车子轧它，牛羊啃它，大着胆子覆盖了路。这条老路，跟庄上的老杜、杨西禄、老猴子一样，走着走着，就把自己走丢了。

秋 记

□肥西县委宣传部 张建春

秋风秋雨，只差一片秋叶

浮为鱼，戏水长河

蛙声走失，三几匹虫

围绕涩果，把歌声向甜里灌溉

好梨歇息，雨中的单晚

含住村庄打野鸡鸭的目光

村庄的梨和柿子悠闲，安稳于成熟

倚门的目光，掉下了

最后一颗牙齿，谁去啃食呢

有些风累，有些风掀开眼帘

看懒散的狗，去追山鸡和野兔

一扇门关了又开，稀薄的炊烟

落在走神的酒杯里，酒冷了

醉自然打不开情面

挂在梁上燕巢作证，呢喃还热

初学走路的乳燕，黄牙口

翅膀割不动一粒晶莹的白露

倒是握紧的一双手，开裂的纹理

住着陈芝麻旧谷子

蚂蚁勤快，它们搬呀搬

搬来金山银山、青枝绿叶

今晚我陷于自责，泡杯绿茶

问秋天的事情，我的火把草

还在窄幅的田埂，听风的诅咒

和干枯的命运，以秋取暖

给天下种子最后的交待……

我的自责，成为一把刀子

割了荒草，再割目光

让目光的茬子流出汁液